

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破之，因降曲逆。

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

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歛卒，諡為肅侯。

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靳亭

周緜

封信武侯

蒯成侯緜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

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緜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

高祖十二年，以緜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

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緜以壽終，諡為貞侯。

周昌

子昌代侯，有罪，國除。

周居

至孝景中二年，封繅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繅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傅靳蒯成列傳

(史記九八，列傳三八)

六

册三，頁三九六

劉敬叔孫通列傳

——史記九九，列傳三九——

劉敬

說高祖都關中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

劉敬叔孫通列傳

（史記九九，列傳三九）

一

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搃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賜姓劉
號奉春君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

止高帝勿擊匈奴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

封關內侯
號建信侯

說漢與匈奴
和親

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

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說高祖移
民關中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 * * * *

叔孫通

諛秦二世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

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

爲秦博士

去之薛

從項梁

從懷王

從項王

從漢王

去儒服

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爲博士。

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

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

敗於定陶，從懷王。

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爲漢博士
號稷嗣君

定朝儀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

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

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

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

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

為太常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為太子太
傅
諫高祖勿
易太子

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

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

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

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

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

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酒遂無易太子志矣。

定漢諸儀
法

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

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

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

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

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
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

與果獻
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誑，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季布欒布列傳

——史記一〇〇，列傳四〇——

季布

漢購布急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季布，

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

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

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

羽窘，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

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

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

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

漢赦季布

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

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爲郎中

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

止呂后勿擊匈奴

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文帝召之旋罷還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

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
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

交謹曹丘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季心

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鄧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默』下脫『然』字。

季布樂布列傳

（史記一〇〇，列傳四〇）

三

丁公

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

哭彭越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臧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

漢赦布

為燕相

欒賁

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

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

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

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

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

相。燕、齊之間皆為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

子賁，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

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

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袁盎鼂錯列傳

——史記一〇一，列傳四一——

袁盎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

與文帝論絳侯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差畏。

有德於絳侯

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兄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

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

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

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

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

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

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

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

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諫文帝勿遷淮南王

辱趙同

袁盎常引大體忼慨：

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諫文帝勿涉險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郤慎夫人坐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斲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出任外官

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

勸申屠嘉
接士受言

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

惡鼂錯

盜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盜去；盜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

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

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使吳幾危

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

盜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

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

交劇孟

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維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梁王使人
刺殺盎

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

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

怨盜，曾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袁盜，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盜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盜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陪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 * * * *

鼂錯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爲太子舍人門大夫

錯爲人陷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尙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爲內史

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

壻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壻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

為御史大夫

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被誅

鄧公

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

●『晁』，亦應作『鼂』。

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袁盎鼂錯列傳

(史記一〇一，列傳四一)

一〇

張釋之馮唐列傳

——史記一〇二，列傳四二——

張釋之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止文帝拜
齋夫爲令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齋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齋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張釋之馮唐列傳

（史記一〇二，列傳四二）

一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齋夫諛諛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齋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齋夫。

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

劾太子梁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諷文帝薄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廡。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斲陳芟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

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爲廷尉

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執法公平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

釋之治

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

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

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

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

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

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

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

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

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

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王生辱之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讖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轡。』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轡？』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

張摯

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 * * * *

馮唐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

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

爲車騎都尉

爲楚相

馮遂

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張叔列傳

——史記一〇三，列傳四三——

石奮

從高祖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

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

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

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

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

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為太子太傅

為諸侯相

號萬石君

謹飭

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石建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

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胸，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

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闔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

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

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

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

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

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慶為御史大夫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

遷為丞相

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

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

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

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

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廓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

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

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

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

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

*

*

*

*

衛綰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

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

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

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

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

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

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衛信

直不疑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

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

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直相如
直望

*

*

*

*

*

周文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

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翣袴，期為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

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 * * * *

張叔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

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

●『裳』，應作『常』。

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
謂篤行君子矣！

田叔列傳

——史記一〇四，列傳四四——

田叔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鋸●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

隨趙王至長安

●『鋸』，應作『踞』。

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

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

言孟舒爲長者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

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

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

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

『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

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

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

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

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案梁殺袁盎

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

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

相魯

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田仁

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山國。

過。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

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

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

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

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

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

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

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

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

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

吏誅死。

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

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

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崇。故

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

(史記一〇四，列傳四四)

八

冊三，頁四四四

扁鵲倉公列傳

——史記一〇五，列傳四五——

秦越人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

受長桑君禁方

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問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

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

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

視趙簡子疾

扁鵲倉公列傳

（史記一〇五，列傳四五）

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視號太子疾

其後扁鵲過號，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

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

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

湯液醴灑，鑿石鑿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搗髓腦，

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

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

邳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

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

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

「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墳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嘔晞服臆，竟精泄橫，流

涕長潛，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

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

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

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論齊桓侯疾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

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行遊天下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

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 * * * *

淳于意

受陽慶禁方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

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

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緹縈救父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答詔問

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

臣意對曰：

「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

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戚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鬻腫，後八日嘔膿死。戚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戚即如期死。

『所以知戚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

『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鬻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鬻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

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訖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

「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邊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

『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

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擘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卽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卽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

『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

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滲。滲者，去衣而汗晞也。

「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卽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卽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

「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

「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鑠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

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

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

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噓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

「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

「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

「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

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

『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卽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乳。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葶藶藥一撮，以酒飲之，旋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卽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卽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卽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卽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

「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

『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

「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蟻瘕爲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

「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羸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瀆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瀆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瀆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瀆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

「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卽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

「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

「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

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鑊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

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爲斃。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卽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

「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踔，要蹙，寒，汗出多，卽嘔

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

『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 * * * *

答名同診異之故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

答決死生不應期之故

答不治諸侯王之故

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

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論齊文王病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

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賀」，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答師慶所
受及聞名
否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

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答所以得
師慶方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

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居有間，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

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晉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答所傳授之人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

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

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答決死生
能否無失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

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列傳

——史記一〇六，列傳四六——

吳王濞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維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

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甄。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

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吳王濞列傳

（史記一〇六，列傳四六）

一

以太子故
稱病不朝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

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

暹錯勸文
景削吳地

暹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

及孝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

姦，削其六縣。

與膠西王謀反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誦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

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徜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

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

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

率六國發兵

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

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

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

遺諸侯書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

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

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

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

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

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

定代雲中，搏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
 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敵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敬以聞。」

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筭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

袁盎勸景帝誅錯謝諸侯

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吳王子德侯爲宗正。

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尙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

歸報。

景帝使亞夫平七國

亞父從鄧都尉策

吳王不從田祿伯策

不聽桓將軍說

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

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

周丘下下

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

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景帝討七國詔

二月中，吳王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轟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

東越人殺吳王

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

楚王戊軍敗，自殺。

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

袒跣席，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

顏當遣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

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醢之

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

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

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

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

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

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

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

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

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

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

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

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

反受其咎。』豈盜錯邪！

魏其武安侯列傳

——史記一〇七，列傳四七——

竇嬰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

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諫景帝言
傳梁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

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

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

為大將軍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

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

乃言袁盎、爰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

無入家者。

封魏其侯

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為太子傅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

*

*

*

*

田蚡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

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

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

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

封武安侯

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

建元元年，丞相縮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

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

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

相，武安侯為太尉。

為太尉

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

以尊儒術
見黜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

爲丞相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

是後乃退。

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夫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奮力破吳

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

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

為中郎將

為代相

為淮陽太守

為太僕

為燕相

去官

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璧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

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

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

孝景時，至代相。

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

建元元年，入為太僕。

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

后誅夫，徙為燕相。

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

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

水濁，灌氏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

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以灌夫故
嬰與蚡有隙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

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

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

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

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

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

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

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

至夜，極驪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

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

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

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

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

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

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

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

灌夫罵坐

斃繫灌夫

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磨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磨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

與救灌夫

廷辯嬰蚡

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

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

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

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

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

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

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

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

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子恬嗣。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檐褕入宮，不敬。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

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

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

武帝誅灌夫寶嬰

蚡死

田恬

蚡前受淮南王金

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孺列傳

——史記一〇八，列傳四八——

韓安國

為梁中大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

梁孝王為中大夫。

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

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

解梁王於
太后景帝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

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

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爲梁內史

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

勸梁王出
詭勝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

爲大司農

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

爲御史大夫

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
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

議與匈奴和親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率諸將襲匈奴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

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

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

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

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

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禡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十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

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

所舉皆賢者

安國爲人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

蹇不得爲相

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

爲中尉

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

爲衛尉

歲餘，徙爲衛尉。

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

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

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

見欺於匈奴

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

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

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

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斥疏

歐血死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韓長孺列傳

(史記一〇八，列傳四八)

李將軍列傳

——史記一〇九，列傳四九——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

侍 為武騎常

郎。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

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

尉 為隴西都

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守 為上谷太

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

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

爲上郡太守

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

智勇絕人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爲未央衛尉

治軍簡易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

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被匈奴所擒旋逃歸

廢爲庶人

爲右北平太守

射石沒鏃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廣之品性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廣爲人長，獲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

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

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

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爲郎中令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

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

者，而廣軍無功。

擊匈奴無功

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

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

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

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

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

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

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

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

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

得侯者也。』

問王朔不
得封之故

從衛青擊匈奴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

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

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

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

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

迷失道

自剄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李當戶
李椒
李敢

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

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

當戶有遺腹子，名陵。

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

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

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

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

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

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

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旣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旣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

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匈奴列傳

——史記一一〇，列傳五〇——

澶維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澶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騾、騊駼、騊駼、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氏。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維邑，復居于鄆，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

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

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

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樓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而東徙維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

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

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維邑。

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緜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

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

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

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

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頭曼

冒頓

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

冒頓既立，是時冒東胡疆，盛聞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

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

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者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

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蹏林，課校人畜計。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

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

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

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敞結和親之約。

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

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

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

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尙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

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

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也，●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

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

●『也』，應作『地』。

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

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遣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四，錦三十四，赤綈，綠繪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

稽粥

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

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

漢遣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

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審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窳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敖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

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郎中韓遂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濞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闔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氈、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軍臣

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

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

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

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

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

漢圍破趙，匈奴亦止。

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

入盜邊，無大寇。

今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

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

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攻亭。

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贖爲庶人。

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

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